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 卢 军 著

救赎与超越

——中国现当代作家直面苦难精神解读



齊魯書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朱自清文集

救赎与超越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增订本

朱自清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救赎与超越

——中国现当代作家直面苦难精神解读

● 卢 军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赎与超越——中国现当代作家直面苦难精神解读/卢军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1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ISBN 978 - 7 - 5333 - 1955 - 7

I. 救... II. 卢...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7857 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反思书系

救赎与超越

——中国现当代作家直面苦难精神解读

卢 军 著

出 版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信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1955 - 7
定 价	18.00 元

前言

文学是人学。美籍犹太人哲学家赫舍尔在《人是谁》中指出：“对动物而言，世界就是它现在的样子；对人来说，这是一个正在被创造的世界，而做人就意味着处在旅途中，意味着奋斗、等待、盼望。”但人又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外在环境的严酷性加上自身的局限，使人生往往成为一个苦难、充满悲剧性的永恒创造过程。

文学家的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们都在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打交道。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苦难的书写一直是文学的主题之一。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所身处的文化环境，以及所体验到的生存的严酷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在人生里面体验到不可解救的矛盾，理想与事实的永久冲突。但是，他们在描写和揭示人类生存苦难的同时，也获得了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可能；认识到人的实践总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失败、毁灭等不可避免，但不可战胜的是人的精神、意志、超越结果本身的理想情怀以及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所以，他们更乐于展现个体面对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抗争和超越精神。可以说，本着对苦难的救赎与超越的精神，他们的立身行事和创作实践处处洋溢着对人世沧桑的悲悯与关怀。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如何在苦难中发现希望（意义），将苦难转化为人类的精神价值，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否则的话，历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与苦难的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且出现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如汪晖著《反抗绝望》,摩罗著《不死的火焰》、《寻求信仰的年代》,刘小枫著《拯救与逍遥》,于仲达著《坚守与突围》,胡河清著《灵地的缅想》等。思索作家如何将底层生活的苦难作为自己文学观的立足点,为探求人生意义和救赎之路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纬度。但上述研究大多按以前约定俗成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时段划分为界;对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且存在探讨缓解苦难的方式有余但救赎超越不足的问题。所以,以对人类生存意义上的观照为出发点,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苦难的救赎与超越显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还缺少全面、系统、有意识的综合研究。

时下中国文学中的信仰精神纬度的缺失,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症状。生活的残酷和经典传统的流失,使许多人陷入精神迷茫和虚无之中,这直接导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由上海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反观本书所列作家作品,则为后代乃至整个世界留下的丰厚的人格及精神遗产。他们面对苦难的乐观态度,他们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精神和信仰重建的价值参照。本书研究意图之一是想通过考证、梳理中国文学中追寻生命价值和意义意义的作品,剖析作者是如何直面人生苦难,痛苦着而又坚强地探索着文明的新生与希望,承担虚无,反抗绝望,坚守人文理想,突围虚妄与暗夜,尽一份灾变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在精神废墟中探寻理想与希望之光的。以期唤醒人们参预现实、干预生活的主动姿态和充满热烈爱憎的主体精神。

在研究方法方面,以社会历史批评和文本批评为主导,同时辅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要真正理解和判断一个作家,不仅要研读他的作品,而且还要了解作家其人,他的生活道路,他的气质个性等,这就是鲁迅所说“知人论世”。本书在具体文本分析时,注意把作家本人研究与作品研究结合起来,使分析更能切中肯綮、

更具说服力。

厘清内外双重苦难对现当代作家思想和创作的 actual 影响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不仅要揭示出苦难人生的外在原因,还力图探寻作家内在原因造成的内在的缺陷,继而揭示他们自身和作品中的人物选择的直面苦难与超越苦难的方式,在较深的层次上把握住现当代作家的精神内涵,给人以启发,进而拓展“苦难”主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领域。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在刺丛里寻路的独行者	
——鲁迅《野草》精神的一种解读	1
一、“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3
二、“桥梁中的一木一石”的寂寞	7
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14
四、《野草》精神的当下意义	20
第二章 “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	23
一、“江南第一燕”改造社会的呼声	23
二、重返文学园地	30
三、独特的自述文本：《多余的话》	37
四、“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47
第三章 神性与人性的糅合	
——多重宗教文化影响下的许地山	54
一、谋诸宗教的沟通	55

二、“生活就含苦乐两种感觉在里头”	58
三、“人生的目的在人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	63
第四章 “向后看”中潜藏着“向着未来”的本质	
——沈从文的“道德重铸”	69
一、“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69
二、对人生充满悲悯和博大的同情	80
三、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88
四、“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	93
第五章 忏悔与超越	
——基督教文化对石评梅的影响	100
一、用上帝的意志去开辟道路	100
二、永久在忏悔哀痛中的一生	104
三、“我将我最后的希望建在灰烬之上”	110
第六章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勇于直面惨淡人生的萧红	118
一、“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118
二、“作家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121
三、“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	127
第七章 悲悯情怀与对“文学的启蒙”传统的坚守	
——汪曾祺的“随遇而安”	134
一、悲剧意识的觉醒	136
二、“隐伏的悲痛”的书写	142
三、人文理想与民间意识的融合	150
四、民间生命韧性的张扬	158

第八章 尘埃落定后的别样审视

——杨绛笔下的“文革”时期 162

一、对动荡岁月“只据事实”的存在还原 163

二、着隐身衣窥探“好个新奇的世界” 167

三、人生的苦乐取决于“心游”境界的高低 173

四、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金边 181

第九章 悲剧不仅是哀痛的,而且是光辉的

——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 185

一、“对现实保持清醒,本身就是苦难” 187

二、“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 190

三、对封建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 194

四、“一时的失败,不会毁掉一个坚强的人” 199

第十章 人生就是与困境周旋

——史铁生的生存美学 203

一、要为活着找个充分的理由 204

二、“爱是人类唯一的救赎” 207

三、“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存在” 210

第十一章 福柯生存美学的践行者

——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 217

一、尊重的是个体在生活中的权利 218

二、从悲惨的深渊中可以跃现出新的生命 221

三、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 225

四、“波丽安娜”精神的启迪 228

参考文献 232

后 记 235

第一章 在刺丛里寻路的独行者

——鲁迅《野草》精神的一种解读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鲁迅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但是，我们要真正理解他的作品和思想却很难。鲁迅自己曾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两地书·二十四》）“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写在〈坟〉后面》）这话说得是相当沉重的，这思想中的深沉的苦痛却无人尽知。

而同时，他的写作还有“为自己”与“为他人”的不同。鲁迅说

过,如单是为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但“为他人”则有许多顾忌,“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华盖集·北京通信》),“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糊,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献赠,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写在〈坟〉后面》)。“我为自己、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两地书·二十四》)。正因为这样的“不同”与“两样”才使得我们难以了解他的真正“所想”。

鲁迅生前的年轻朋友章衣萍回忆说:“鲁迅先生自己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了。”^①鲁迅曾说,他不希望青年人去看《野草》,《野草》只属于他自己。不同于他在其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的冷眼旁观与理性分析,《野草》中的鲁迅面对的是自己,是在对自己做了痛苦解剖后发出的直视灵魂深处的表白。那么,《野草》也就理所应当地成为我们接近鲁迅个体生命的最好途径。

散文诗集《野草》所收的,是鲁迅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在北京创作的23篇散文诗以及1927年编成集子时所作的一篇《题辞》。《野草》在鲁迅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开创了“独语体”散文的路子,是个体本真的诗化的生存体验。《野草》语言的模糊性、间断性、多元性,和鲁迅当时迷茫的心境有关。他在1932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解散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

^① 章衣萍:《古庙杂谈》,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9页。

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又在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中说:“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致萧军》,1934年10月9日)其中某些篇的文字较隐晦,据作者后来解释:“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在《野草》的题辞中,鲁迅说:“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这预示着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的来临。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预感到风暴的来临,这风暴,似乎具有俄罗斯式革命的性质,也是在这个时期,鲁迅多次提及叶赛宁等人在革命到来后的幻灭。这正是与《野草》写作紧密相关的社会背景。鲁迅把这个时代称为“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以《野草》“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换言之,《野草》的写作是在预感到地火将烧尽野草的压力下进行的,是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时代而作的自我检验。

一、“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鲁迅至今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他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而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溶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的。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①。而最集中体现他的形而上的孤独与悲凉的,是《野草》。《野草》是鲁迅面对人类的共同生存处境,即死亡、虚无、孤独、绝望等而引发生存体验与哲理思考。书中呈现的鲁迅的“个人性”与“人类性”几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32页。

乎是可以合二为一的。而面对这些问题,鲁迅也没有找到终极的答案,从而流露出巨大的思想困惑。

王晓明曾指出鲁迅的灵魂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鲁迅是痛苦的,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的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他们都在和人生的终极意义打交道,和灵魂打交道,他们很容易产生孤独感。鲁迅也不例外,他体验并观察着人性的幽暗,却无法改变。他的痛苦,是绝望于对这个民族的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他的痛苦还在于,对人性幽暗的深刻体味。二十年代中期,鲁迅一再提到具有浓厚佛家色彩的“人生苦”的命题,“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①等,写于这一时期的《野草》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佛家色彩。

鲁迅的痛苦与他对生命深刻的洞察是分不开的。《过客》中“过客”连称呼都没有,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去。“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体现了鲁迅对生命本身就是孤独的深刻体味,推己及人,他也认识到了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孤独与无助。生命又是痛苦的,在人生旅程中饱受磨难的过客“脚早已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前方等待他的所在只有“坟”。《过客》隐含了鲁迅对生命最深刻的质疑,对人存在的意义的极大困惑。

在《野草》中呈现的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困境是虚无的。虚无,基本上是一个价值论问题,是对生命中没有意义价值的生存状态的称谓。鲁迅在《野草》中质疑、对峙,直至反抗、超越的核心对象,是虚无。一是鲁迅自我生命的虚无境遇;一是生存世界的虚无。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

^① 注:以上引文参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华盖集·导师》、《华盖集续编·“死地”》、《两地书·二》。

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写于1924年9月24日《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最早出现的解剖自己内心阴影的一篇作品。作品中“影”的形象是鲁迅内心思想矛盾的化身。从“影”的别辞里，流露出鲁迅对未来的希望所抱的某种程度的虚无态度。他执著于对黑暗现实的战斗，却又找不到改变这种现实的出路。“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此时的鲁迅认为黑暗与空虚是世界的“实有”，而且自己作为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个体，始终与环境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不如彷徨于无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疑，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影的告别》讲述了“无家可归的惶惑”，类似于海德格尔、卡夫卡、萨特的哲学，类似于荒诞主义的现代意识，反映了鲁迅思想的痛苦、彷徨、虚无与无归宿感。《求乞者》也正面言说虚无：“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微风起来，四面都是尘土……”以沉郁的笔调真诚地袒露了一个先驱者孤独而倔强的的心灵世界。全篇在“我”与文中四次出现的“各自走路的其他人”的角度转换中暗示人生。《墓碣文》在自我解剖中质疑自我生存现状的虚无体验，梦中的“我”与墓碣下的死尸相对，其实是灵魂分裂为二而相互质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仿佛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的毒蛇一样，感到无比痛苦。文中使用了荒诞手法，暗示了作者在“五四”前后的心灵历程：既经历了狂热和兴奋，又经历了冷落和寂寞后归于失望，归于绝望。于是在后两句中就有沉痛悲愤的声调：“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复仇》集中透视着生存的虚无，先于小说《示众》而展示了“虚无中的众生本相”。在奔来的路人中充斥、弥漫的正是生命存在的虚无。他们的“衣服都漂亮的，手倒空的”，他们只“觉

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他们的生命存在，没有真正的意义价值，在本质上是虚无的。

生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在《野草》中它更成了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之一。在写于1925年4月23日的《死火》中，鲁迅创造了一系列的意象，深刻揭示了人生的困境。面对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人生的本质是绝望的，每个人都必须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出选择。“我”在梦中，在冰山间奔驰。突然跌入冰谷里，我看见在一片青白冰上，有无数的红影，像珊瑚网一般纠缠在一起：这就是“死火”。于是，我与死火之间，有一场谈话，死火告诉我，他被遗弃在冰谷里，如果再得不到温热，就将“冻灭”。我怀着很深的感情，救起被遗弃在冰谷中的死火，一面给死火以身体的温热，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表示愿意将死火带出冰谷，让它永得燃烧。死火回答说：“那么，我将烧完！”这就是说，死火所面临的是一个“冻灭”与“烧完”的两难选择。无论我们是努力奋斗（“烧”、“挣扎”），还是什么事也不做（“冻”、“坐”），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灭”、“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命运，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无奈与悲剧性。《一觉》以1926年直奉战争期间，奉军飞机多次飞临北平投弹事件为背景思考人的生命意义，灾难中个体的生死意识特别敏锐，因飞机掷弹，“我常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觉着‘生’的存在”。《墓碣文》中的“死尸”裸露于一片苔藓丛生的荒墓孤坟，“胸腹俱破，中无心肝”，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幽暗阴森的意象画面。

在《野草》里，到处充满了与死亡有关的阴冷的意象：坟丛、墓碣、荒野、蛇、影、地狱、夜、死火、死掉的雨、死尸、灰土……呈现了一个昏暗、敌意、冷漠、荒谬的世界；《希望》一文中充斥着与“希望”相反的所谓“青春”的意象，如“僵坠的蝴蝶”、“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解释道：“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

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

不仅在生与死之间,鲁迅还想到了死后,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束。“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于是这不同常人的思维也凝就了他独有的《死后》篇:“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死尸无休止地受着蚂蚁、青蝇的骚扰而不得安宁,愤怒至极又无可奈何。“我”先前以为人在地上虽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却总有任意死掉的权利的,现在才知道并不然。而且,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于是鲁迅愤怒地喊道:“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死后成为被人供奉的偶像更非他所愿,鲁迅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成傀儡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野草》中的鲁迅常常把黑暗和虚空看作实有,将废墟和荒坟看做生命的土壤,这显然有绝望的成分。但是恰恰是鲁迅这种对生命、对人生、对人性的绝望,使鲁迅更彻底地确立了个体意识,那就是“独自远行”,“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绝望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二、“桥梁中的一木一石”的寂寞

鲁迅曾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就是“一切都是中间物”,“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物之间,无